

不慧於佛學深愧毫無新意發明，所錄盡係前人牙慧，但語多警策猶足啓發，且為不習見者，未敢自秘，寄塞菩提樹，聊廣法供養也。至錄名「了了」，乃取永嘉玄覺禪師「證道詩」中所謂「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又云：「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用以居常行履自勉耳！

結束風華苦未真，多情文字最傷神。此身大事何曾了，畢竟聰明慣誤人。——錄黃儼華晚曼上人（著華生按）余讀曼殊全集輒喜其現身說法之可貴，黃儼華之晚詩，當係愛深求全之意，堪為一般溺於情文而不能自拔者所警戒。世有以居士名義而徒標其藝文之風格非凡者豈足以語此？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遊經福州路，於嶺南樓下，整襟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錄自曼殊燕子龕隨筆。

緣青兄錄示前人

茶亭聯句：「四大皆空，坐片刻何分爾我？兩頭是路，吃一盃各自東西」。著華生妄加註脚云：此一「分」字即分別心也，楞伽經謂自證聖智行相，要在無有分別，修行之初步工夫也。「爾我」，即金剛經之四相，果爾不起分別，四相自除矣。下聯意為隨緣飲啄，即頭頭是道。

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當念即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業緣作對，名為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錄自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禪說」內（下同）

余始參竹篋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目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

了

了

錄

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袁伯修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死上用不着，遂純題念佛往生云，及死聞一佛名號，皆可解脫諸苦。伯修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自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邇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校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惜又不在言中。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為時使者。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此圓覺吃緊語。然離妄無真，真該妄末，妄徹真原，斬頭覓活，無有是處。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高於諸聖，唯心地與佛不殊，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唯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善賢行願，毘盧法性，足目皆具，是為圓修

，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也。嘉興有濟舟和尚，蛋歲不曾識字，因口授體觀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為篋笥，辯若懸河。晉唐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錄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錄自畫禪室隨筆中「雜言」內（下同）

南京有願寶幢居士，精修淨土，每言曰：塵勞中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閻浮界中，心行為重，皆有道者之言。

（圓悟真覺禪師示光禪人）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為自己根本，舉動施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則便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湏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處，根脚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

二個。從使千聖出來，亦不移易，隨時任運吃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錄自圓悟心要（下同）

（示瑛上人）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真體道之人，通之於心，明之於本，直下脫却千重貼肉汗衫，豁然契悟，本來明淨，明妙沖虛，寂淡如如，不動真實正體，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顯着本地風光，更無許多惡覺知見，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披白露淨信得及，與他從上來人，無二無別，等閑不作為，不確執，虛通自在，圓融無際，隨時應節，吃飯著衣，契證平常，謂之無為無事，真正道人。蓋緣根本既明，六根純靜，智理變冥，境神俱會，無深可深，無妙可妙，終不肯行履自會融通，喚作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終不肯只向言句中話路，古人公案間埋沒，鬼窟裡黑山下作活計。唯以悟入深證為要，自然至簡至易平常無事處，然亦終不肯死殺坐却，墮在無事界裡。是故從上作家，古德行禪行喝，立宗旨，明與奪，設照用三要三五位偏正，峻機電卷，言

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貴當人活卓卓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終不指

注定殺，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真正具眼納子。所以不吃人殘羹，飯，被繫驢馱子綬住，不唯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況復展轉將路布窠窟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豈是小禍？復令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網紀委地，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下複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綿相續，不怕苦頓難入，參取管，須徹去。不見睦州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箇入頭處，既操誠日久，大經錯錯，洪爐煅煉，日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辦悠久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為物轉，開市裡十字街頭活活之中，正好着力也。（著華生按）佛法要領作

者劉涿源先生曾與金弘恕居士書札中提及此一圓悟心要，余來臺後於臺中圖書館所藏日本出版之國譯禪宗叢書第四卷內得見全集，法味深長，此僅錄其數則耳。

著華生

注定殺，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真正具眼納子。所以不吃人殘羹，飯，被繫驢馱子綬住，不唯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況復展轉將路布窠窟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豈是小禍？復令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網紀委地，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下複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綿相續，不怕苦頓難入，參取管，須徹去。不見睦州道，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不得箇入頭處，既操誠日久，大經錯錯，洪爐煅煉，日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辦悠久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為物轉，開市裡十字街頭活活之中，正好着力也。（著華生按）佛法要領作